

军事文化认同:理论审视与实践向度

董 强

(南京政治学院,江苏南京210003)

摘要:当今时代,全球化提供了异质文化相遇的平台,现代化提供了异质文化交流的路径,引发了文化的多样化展示、流变性呈现和断裂性改变,使价值多元、理性差异成为文化图景中活生生的现实,文化认同问题日益凸显。军事文化认同作为军人文化生存的前提,同样受到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要发挥军事文化对军人的涵养教化作用,打造具有我军特色的强军文化,首先要增强官兵对我军军事文化的认同,在凝聚价值共识、增强物质基础和开展认同教育的过程中,构筑起当代中国军人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文化认同;军事文化认同;军人;价值

中图分类号:E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5)06-0096-05

学者克利福德·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中提出:“人是悬挂在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把文化看作这些网,因而认为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1]文化认同,作为人们对“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是我们”等哲学问题的追问与反思,其实质是对自我身份的寻找和确认,也是对自我价值与意义的反观过程和构建过程。军事文化作为文化精神在军事领域的呈现,其认同过程既有文化认同的一般特性,又有军事职业的特殊要求。在中国社会转型与军队改革的双重背景之下,研究这一问题有重要的意义。

一

认同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现象,也是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关于认同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巴门尼德,他认为“思想和思想对象是同一件事情”。后来苏格拉底借用德尔斐神庙的名言“认识你自己”,作为自己哲学原则的宣言,也可以说是关于认同问题的经典表达。认同,译自英文“identity”,从词源上考查来自拉丁文“idem”,即相同之意。弗洛伊德于1897年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中认为,认同是指一个人想成为或变成另外一个人,是把一个自我同化为另一个自我的心理过程,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自此以后,

认同问题逐步进入思想家的视野,成为横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研究课题。

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中说:“人能够具有‘自我’观念,这使人无限地提升到地球上一切其他有生命的存在物之上。因此,他是一个人,并且由于在他可能遇到一切变化上具有意识的统一性,因而他是同一个人。”^[2]在康德看来,自我意识是人之本质属性,由此才把人从自然的存在物上升到文化和社会的存在物。可以说,正是人类的自我意识,才产生了自我认同、文化认同乃至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一系列问题。后现代主义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的自我解释和人的自我解释。任何文化都提供对人自我的一种说明。这种说明或多或少地生动地存在于人们心目中,并且对人的自身形象起着参与决定的作用。”^[3]文化哲学认为,文化本身就蕴含着自我认同的意识,之所以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信仰体系、价值标准和行为模式,原因就在于它们实际上只是某一特定文化群体的自我呈现和确认。人们通过某一文化的认同,使外部世界内化为自我的本质力量;同时人们又以所认同的文化指导自身的实践,实现其本质力量的外化。马克思主义认为,认同是在交往活动中产生的,是人们从自我出发进而寻求共同性的过程及结果,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共性关系。从以上的观点可以看出,文化认同是人们对某种文化持确认、选择和依从的态度,

收稿日期:2015-09-10

作者简介:董 强,南京政治学院博士生,空军空降兵学院基础系讲师。

它使人们形成相似的价值体系和精神结构,从而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等方面趋于一致,形成维系群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文化认同作为一种现象由来已久,但文化认同成为一个问题凸显,则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在近代以前,由于环境和科技的限制,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乃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被制约在相对狭窄的时空范围之内,社会民众的总体视域还停留在与自己相似的“我”和“我们”,少有与己不同的“他”和“他们”,故这种文化间的交往并没有造成社会整体性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危机。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国家间的对话和竞争的历史大幕,由此,各国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有了全球坐标。进入近代,经济全球化导致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交锋,引发了文化认同的危机。曼纽尔·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认为,当前人类社会正普遍面临一个包含矛盾的互动过程,也就是在同质性全球化背景之下存在的异质化认同过程。可见正是世界的全球化,提供了异质文化相遇的平台,而现代化则提供了异质文化交流的路径,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双重影响下,文化认同问题日益凸显。

军事文化认同是军队成员对其文化的承认、认可、融入,并由此获得归属意识,进而实现军事文化自觉的过程。受文化全球化的影响,当代中国军人也面临着“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是我们”等文化认同的焦虑。恩格斯曾在《欧洲的军队》一文中,对欧洲各国军队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得出的结论是:“一国军队同另一国军队是相近似的。然而民族性格、历史传统、特别是不同的文化水平,却又造成了许多差异,并形成了各个国家军队所特有的长处和短处”^{[4]466}。他还强调,各国军队的区别不在于勇敢善战这种军事素质,也不在于国家资源利用的改进,而在于“他们的特点”和“本民族特有的军事素质”。恩格斯此处所说的“他们的特点”和“本民族特有的军事素质”,可以理解为本民族特有的军事文化。在恩格斯看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各国军队从武器装备到组织形态都逐渐趋同,但要使一国的军队强于他国的军队,除了先进的武器和科学的机制之外,还必须要保持本国军队的特点和文化。这就涉及如何在军队趋同的背景下,实现本国军事文化认同的问题。

二

军事文化认同是在文化传统、社会变迁以及个

人境遇的相互作用之下产生的一种复杂的精神现象和过程,其目的在于寻求军人生存方式的同一性、稳定性和持续性;其过程实际上是军人的社会化,既是军事文化在军人中的普及和传播,也是军人对军事文化的学习与接受。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军事文化的客观呈现与军人主体的能动吸纳,使军人在军事文化价值的体悟与规范中实现人生意义的定位与升华。

国防与军队的建设发展是军事文化认同的客观条件。任何精神现象的产生都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即“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112}。军事文化认同作为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是军人把人脑之外的军事客观存在转化为军人主观意识的过程。军事社会的外部条件,即国防和军队的建设发展对军人主观意识的形成,特别是对军事文化认同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因为国防与军队的建设发展在客观上促进了军人切身利益,即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这为军人确立归属意识提供了思想动机和主体感受。对军人来说,军事文化的意义既包括军人对战争胜利、人类和平以及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包括对必不可少的物质需要的满足。“认同不从精神力量转变为物质力量,那么它的生命力也是有限的”,“只注重从非物质的因素上去强化人们的认同感,那么终将因缺乏物质基础而不可持久”^{[6]183}。雄厚的国防投入、发达的军事科技、先进的军事装备、丰厚的军人待遇等,是先进生产方式在军事领域的反映,符合军人对军事文化的期待,因此能够产生广泛的认同。从人类思想史的演进来看,那些能够影响历史的进步文化,无一不是能够促进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的文化。从战争史和军队发展史来看,那些能够带来胜利,增进军人荣誉的军事文化,更能被军人接受和认同。

军事生活与实践是军事文化认同的基础。文化就是形成了习惯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马克思对于生活的本质与特点进行了深刻揭示,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生活是人改造自然、自身和社会的过程及结果。从个体层面看,生活是人的“类本质”的全面外化,“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7]47}在生活中,长期无数重复的行为会变成习惯,而长期坚持的习惯会逐渐沉淀形成文化。文化学家将文化认同视为文化移入的过程,即一些文化质料被另一些文化质料所

改变或替代的过程。这种文化移入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经验与经验之间以及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和沟通的过程。军事生活与实践可以深化军人对军事文化的体验和认知:“尽管部队纪律严格、生活公开,士兵相互关系亲近,但通常正是因为这些,士兵才得以迅速产生对其同伴的强烈的认同感,迅速同他们非正式地组织起来。”^{[8]321}人与文化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主客关系,实际上由于文化的抽象性,人们所理解和认同的文化已经由抽象的文化变成了文化的承载者——人的身上,也就是从哲学上的主体关系转变为主体间性关系。“人是人的镜子,每个人都从他人身上看到自己,也从自己身上看到他人。在主体间的这种相互观照中,既确定了对于自身而言的自我存在,同时也确认了他人的自我的存在。”^[9]就军人来说,正是由于封闭条件下的集体生活共享了军旅的苦与乐,形成了军人间相互理解的信息平台。军人在军事活动中不但相互沟通和理解,同时也赋予军事活动以意义,从而达到意义的共识和文化的认同。

军事价值认同是军事文化认同的根本。认同是要在个体、社会与自我之间确立自身的身份感。在这个过程中,人总是认同那些与自己利益、情感及信仰一致或相近的东西,这就注定了文化认同问题,核心还是一个价值问题。军事文化要反映军队成员的价值理念和追求,满足军事社会的需要,指导军队成员的实践,这是军事文化价值性的具体体现,也是军事文化能够被认同的前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社会创立的为保护自己利益和免遭外部侵犯的公共机构,而军队作为由国家建立和供养的武装力量,是“国家为了进攻或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10]342}。“军队的这种特性,决定着它的成员——军人只有站在维护全社会共同利益的高度去工作、劳动、奉献和牺牲,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11]192}军人是一种职业,却是一种特殊的职业,这是由军队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军队不是一个仅仅为自身利益存在的组织,而是为社会公共利益存在的集合体。马克思认为,军队虽不生产谷物,但生产安全。军队虽不直接从事物质财富生产,但却生产整个社会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前提——安全,可以说军队生产的是一种特殊的“财富”。因此,军事活动是人的一种特殊的价值活动,离开对军事价值的追求,就不会有任何军事活动。正如李维在《罗马史》中所说:“对于必须战争的人们,战争是正义的;当除了拿起武器以外毫无希望

的时候,武器是神圣的。”^{[12]123}

三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其在军事领域的不同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军事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核心思想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一传统不仅主导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也影响着中国人对军事问题的态度。近代思想家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分析中国文化特征时指出:“中国文化最富于和平精神,中国人且失之文弱”^{[13]12}。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之问题》中说:“世有不屑于战争(too proud to fight)之民族乎?中国是已。”^{[13]264}以色列历史学家范克勒韦尔德在《战争的文化》中认为:“中国‘文’的思想……提供一种久坐书案缺少锻炼的生活方式,与尚武精神格格不入,与‘武’的思想截然对立。”^{[14]397}阅读文献可以发现,古今中外不少学者都对中国文化中重和平轻武力的倾向发表过议论。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对军事文化认同度不高的原因有四个方面:第一,“由于国势之统一”,即秦以后长期“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使军队的功能弱化,以致“向者之勇力武功,无所复用,其心渐弛,其气渐柔,其骨渐脆,其力渐弱”^{[15]156},从而“重文轻武之气既成,于是武事废堕,民气柔靡”^{[15]157}。第二,“由于儒教之流失”,即儒家思想的负面影响。儒家文化形成于农业社会,土地的束缚加上血缘的强化,使人们习惯于与世无争的生活,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中国”。第三,“霸者之催荡”,即统治者马上得天下之后,必然“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狡兔死,走狗烹”,形成了“一人刚而万夫皆柔,一人强而天下皆弱”的社会局面。第四,“习俗之濡染”,即社会风气的影响。中国社会对战争、军事和军人少有褒奖之辞而多有贬损之意,比如文艺作品中“描荷戟从军之苦况,咏战争流血之惨态,读之令人垂首丧志,气夺神沮”^{[15]160}等等。如此无军事文化涵养,无阳刚精神支撑之国民和军队,岂有不败之理:“无精神而徒有形式,是蒙羊质以虎皮,驱而与猛兽相搏击,适足供其攫啖而已。”^{[15]161}

凡此种种因素,导致了中国文化中存在“无兵的文化”现象。雷海宗先生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中认为,自秦以下的中国历史,是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其主要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没有真正的国民,没有政治生活。因此,中国文化

可称之为“无兵的文化”^{[16][101-102]}。“立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加上史书上各种“兵荒马乱”的恐怖记载,战争、军队、军人成了老子所言的“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由此导致了人们对军事的厌恶,到近代外敌入侵,再加上军阀混战,民众对军事的拒斥愈演愈烈。“中国的兵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十分熟悉的群体和‘职业’,至少在1949年以前,兵的名声并不怎么样。兵祸、兵匪一家等人们熟悉的话语,证明‘兵’在中国文化中的色彩十分灰暗。”^[17]

在中国传统社会,民众对军事文化认同度不高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社会的专制本质所决定的。由于军队只是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的专制工具,统治阶级不可能让军队去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不可能真正发动为了人民的战争,导致了兵与民的隔离甚至对立。因此,所谓“无兵的文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无民的文化”,即脱离人民支持的文化。民乃兵之根本,只有真正建立起一支属于人民、为了人民的军队,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无兵的文化”,而这一历史性任务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实现了。作为中国政党政治的新起点新力量,中国共产党鲜明的阶级性、革命性和先进性决定了新型革命军队的阶级性、革命性和先进性,这支军队之所以不同于历次农民起义的武装,其核心是实现少数先进觉悟者对大多数普通人,尤其是对传统农民的根本改造,进而完成了对传统军队的超越与涅槃,实现了对旧军事文化的创造性改造。

中国共产党对旧军事文化的创造性改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依靠思想政治工作,打造了一支有信仰的军队。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治建军是我军的优势所在。抗战期间美国记者福尔曼就发现:“八路军之所以使敌人害怕,是因为他们是有主义的战士,他们是自愿作战而不是被抓起来的,也因为他们是有自信心的。他们在中国已经创造了一种奇迹……我们应该记得,中国人几世纪以来,一直把兵看作社会中最低贱的职业。”^{[18][182]}第二,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打造了一支讲政治的军队。通过政治委员制度、政治机关制度和支部建在连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就把遥远而抽象的党,化解为日常可见的东西,把党带到营地的篝火会上、带到每个持枪的人手中。”^{[19][113]}第三,依靠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打造了一支有活力的军队。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实施,改变了旧军队官兵对立的矛盾,调动了官兵的

积极性。毛泽东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的民主主义。”^{[20][65]}中国共产党不仅改变了旧军事文化中的散漫作风和军阀习气,还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塑造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创造了一种新的军事文化,赢得了广泛的认同。

四

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冲击之下,任何文化都不可能一成不变,人们也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丰富和重构自身的文化认同,以此维护文化的主体性和完整性。军事文化是军人本质力量的实现和确证,在从物质生存向文化生存嬗变的时代,维护和形塑军事文化认同显得日益重要。从历史经验来看,军事文化认同的构建既需要价值的引领和倡导,也需要机制的约束和保障。

第一,凝聚军事文化认同的价值共识。价值认同是文化认同的根本,因此凝聚军事文化的价值共识是构建军事文化认同的关键。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价值问题也就是人的问题,即人的生活使命问题。在实践活动中,人们通过劳动向社会提供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以满足社会及他人的需要,由此间接地证明自己的价值。也就是说,人的价值是通过劳动产生的,主要表现为对社会和他人的贡献。军人职业作为一项与战争紧密相连的特殊职业,其根本价值体现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军人的最高利益,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21][1074]}。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军人在平时默默无闻地奉献着他们的青春与汗水,一旦战争来临必然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血肉为祖国筑起万里长城,这种苦与乐、血与火、生与死的砥砺与升华,使军人的价值愈加崇高和伟大。今年1月22日,《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军人只是一种职业》的文章,认为把军人视为“最可爱的人”,“从道理上讲不通”,文章采取偷换概念、模糊历史背景等方法,抹黑我军形象,诋毁我军性质,否认军人价值。虽然这篇文章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批判,但也反映出在军事文化的价值共识层面存在的交锋与分歧。因此,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在价值多元的冲击下,推进军事文化认同的价值共识尤为重要。

第二,增强军事文化认同的物质基础。军事文化认同能否仅仅归结为意志的要求?答案是否定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而

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7]在马克思看来,支配人类精神活动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更新,即“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结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22]军人作为具体的“历史主体的人”,其选择与决策行为也必然深受物质利益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看,正如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与反作用一样,包括文化认同在内的意识形态,也深刻地引导并影响着每一名官兵对于物质利益的认知与态度。从历史上的教训可以看出,只强调意识形态认同而忽视官兵个人利益,不仅会使文化认同失去物质支撑而抽象化,导致认同的盲目与狂热,而且更容易造成虚假认同或虚伪认同的恶果。正视人的物质需求和物质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不能因职业的特殊性而排斥人性的普遍性。从我军军事文化认同的历史演进看,在正义战争的旗帜之下,从来没有轻视对军人物质利益的关照。也正因为如此,习主席指出,要增强军事职业吸引力和军人使命感、荣誉感,让军人成为社会尊崇的职业。

第三,开展军事文化的认同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活动,教育是教育主体按照一定的教育目标,运用理论、知识、工具等对教育客体加以影响的一种有计划的活动。军事文化认同教育是以教育的形式切入军事共同体的生活实际,进行军事价值的诠释和军事文化的传播,强化军人的身份感、责任感和荣誉感。因为军人的文化归属意识的形成是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所谓自发,就是从自己出发改造客观世界,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军事文化认同多带有随意性、本能性和盲动性。如果军人的军事文化认同不能超越个体利益的约束,不能与党、国家和军队的利益达成一致,这种军事文化认同也是片面的。通过正面的教育引导,促进官兵对军事文化的认同从自发向自觉转化,才能培育合格的军人。在军队中,对官兵进行教育是促使官兵融入军队、适应军队和确立军事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其目的在于使官兵适应军事文化的需要,增强他们对军事文化的承认、认可和赞同,进而由个体走向群体,由自发走向自觉。古今中外,为了赢得战争胜利,培养合格军人,任何军队都有相应的军事文化教育机制,比如:在社会主义国家军队中有专门的政治机关和工作人员,在西方国家军队有各种仪式、牧师、心理咨询人员等,这些都是保证军事文化认同的外在力量。由于军事文化无论在道德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有高于常人

的标准,因此,需要采取教育,甚至是“灌输”的方式,有意识地加以培养铸造。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军事文化认同由零散到系统、由自发到自觉、由感性到理性的跨越。

参考文献:

- [1][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2][德]康德.实用人类学[M].邓晓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3][德]彼得·科斯洛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M].毛怡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郑晓云.文化认同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美]查尔斯·H.科茨,罗兰·J.佩里格林.军事社会学[M].北京大学国防学会,译.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
- [9]郭湛.论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3).
- [10]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
- [11]张明庆.军事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12][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1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 [14][以]马丁·范克勒韦尔德.战争的文化[M].李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 [15]梁启超.梁启超文选(上)[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 [16]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17]陈晓律.从“无兵的文化”到“竞逐富强”[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4).
- [18][美]H.福尔曼.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M].熊建华,译.济南:济南出版社,2006.
- [19][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M].何宇光,刘加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 [20]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周 峰]